

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



一、葡萄是什么滋味

我在画板上飞快地画出了一个男人，他英俊善良，有一双睿智的眼睛，有一张不羁的嘴巴。我正着迷地端详着他，他突然冲我眨了一下眼睛。我惊得张大嘴巴，大气还没喘出来，只见他从画上走了出来。

我呆呆地望着他，他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，一步两步，一股男人的气息弥漫了我，他轻轻把我搂在怀里，抚摸我的头发，我的后背。他的手是那么粗大有力，让我浑身震颤。我把头钻进他怀里，想喊他，却怎么也喊不出声……

这时，突然有人拉我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那是另一个人的手。我警惕地回过头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是妈妈站在床前。

“太阳晒屁股了，还把被子抱着不放，快起来！”说着，她的巴掌就落在我的屁股上，不疼，但很让人恼火。

不过，她说得没错，被子确实被我死死地抱在怀里，后背都露在外面。我心慌了一下，连忙拉开被子，把自己盖得滴水不漏。我正想重温旧梦，可还没来得及回想起那男人的头发尖，被子就“嗖”的一声，下落不明。我只穿着紧身睡衣，一股凉气袭来，我连忙蜷缩成一团，大声喊：“你到底讲不讲文明呀？”

“你还是起来和这些水果讲文明吧，它们自己可上不了摊架。”她又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，转身走到外屋，一手提着一个大水果箱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说，“几个大的你搬不动，搬小箱就行了。”

XIAOSHUOXINGKONG

小说星空

XIAOSHUOXINGKONG

15

“噢!”我不情愿地起身,转转两个手腕,算是热身,然后想一手提一个小箱,可根本提不动。我个子跟妈妈差不多高了,可力气相差太远,水果箱在她手中就像玩具似的,我不得不佩服她。佩服之后,我只好两手一起使劲,咬紧牙关,提起一小箱水果,摇摇晃晃地下楼。

我看见一个水果箱盖散开了,里面是水淋淋的紫葡萄。我刚伸手准备摘一颗,“啪”的一下,妈妈的手重重地打过来。

“尝一颗也不行?”

“哪回少了你的?”

“为什么我只能吃卖不出去的水果呢?”

“因为你上学要钱,学画儿要钱,吃饭要钱……”

她边说边麻利地把水果箱扶正,大口喘着气,粗糙的脸变得红扑扑的,额头上渗出了一层汗珠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心疼,眼睛泛起一股潮气。

她整理完水果箱,见我愣在那里,就说:“上午还要画画,别迟到了。”

我一惊,转身就走,她又叫住我,赶过来帮我整理衣服,嘴里埋怨着:“这么大个人了,扣子都扣不正。”

我低头一看,果然有颗扣子扣错了。我没有辩解,也没有时间辩解,她一转身,已经跨上了三轮车,上身前倾,吃力地向前蹬去。

望着妈妈的身影,不知怎么的,我突然觉得她很可怜。从我记事起,她就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搬弄着水果,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帮过她。梦中的男人又在我脑中闪了一下,我苦笑着摇摇头,径直上了楼。

我无精打采地捞了半碗面条,端到客厅里慢慢吃。客厅不大,贴满了我的画,有风景的,有人物的……

回想起当初,我要学画画,她是坚决不肯,说把正经课学好就行了。那时我才上小学,正经课指的就是语文和数学。

我说:“画画就不正经吗?我知道你就是舍不得出钱!”

“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,画画的就没一个正经的。”她一脸的怒气。

但她没想到我比她更坚决,说:“我就是要学,不让我画画,我就不上学了。”

妈妈不得不让步,她说:“好,想学可以,必须保证期末考试得个双百分。”

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,考双百分对我如探囊取物。我抱着双百分回家,她不得不把我送进青少年宫绘画培训班。我对画画有一种天生的爱好,从进培训班那天起,我就深深地迷了进去。妈妈在每个学期末就会问我:“不学行不行?”我总是说不行。她又跑去和老师谈,老师就说:“不学可惜了。”就这样,一直到我现在上初二,其它培优我都没上过,画画却从未中断。

二、神秘的电话

同桌肖晓和我算是最铁的,我们一起在青少年宫学画画,下午,又一起跑到江边写生,直到太阳落下,我的画才完成了一半。但我不得不收拾画笔,赶回家做晚饭。

我和肖晓匆匆道别,赶上公共汽车。不巧的是一路上都堵车,赶回家时,天已经黑了。妈妈的三轮车已经停在楼洞里,空空的,她已经回来了。我一阵小跑上楼,快到门口的时候,看见门是虚掩的,一条灯光透露出来。我放轻脚步,想进去吓妈妈一跳。

就在这时,电话突然响了。透过门缝,我看见妈妈刚整理完水果箱,连忙把手在蓝布大褂上背了两下,跑过去接起电话,正好背对着门。

平时极少有人给妈妈打电话,应该是找我的。我刚准备推门进去,就听妈妈突然喊道:“不可能!怎么会是你呢?……不行,绝对不行!……这么多年都过去了,你别来打搅我们……你要言而有信……”“啪”的一声,挂了电话。

她一转身,看见我站在门口,吓得浑身一抖,脸色苍白。

“妈,你怎么了?”

“没……没事,”她用手抹了一下鼻子,脸色稍微好转,“进来也不敲门,我以为是坏人呢。看把我吓的。”

“有什么可怕的?不就几箱水果吗?谁要谁拿

走。”我一边放画板，一边盯着电话奇怪地问，“刚才谁打来电话？”

“谁？是谁？噢，你不认识，一个陌生人。”

“你好像遇到麻烦了，要不要报警？”

“别瞎猜，快去写作业。一出去就是一天，画画、画画，就知道画画。”她转身进了厨房，嘴里还不停，“我早说过不学画画，你偏要学，明年就初三了，耽误了学习谁管你？”

叮叮当当的声音淹没了她的唠叨，我终于可以得到片刻的安静。



电话响了，吓了我一跳，我连忙跑出去接电话。妈妈正好从厨房冲出来，说：“别动！”然后，她抢先一步接了电话。

妈妈今天真是有点怪，以往，电话来了，她哪怕站在电话旁边，也会喊：“叶子，还不接，要我当你的传话员呀？”

她拿起话筒，背过身去，听了一下，又转过身来，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找你的。”

“谢谢！”我带着讥讽的腔调接过话筒。

她把我的头按了一下，就进厨房去了。

“喂，你妈什么时候也开始电话把关了？是不是怕你有情况呀？下次我装个男声，吓吓她。”肖晓的声音，刚分手，居然又追电话来了。肖晓告诉我，明天学校要给我们换一位新美术老师，听说还是从法国归来的，消息是从他爸爸那儿传过来的，绝对可靠。

挂掉电话，我又钻进房里，可不一会儿，妈妈就喊吃饭，她把饭菜端上桌子之后，自己却说不舒服，进房去了。我追进去问要不要上医院。她说死不了。就把我赶了出来。

半夜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忽然，咯吱一声，我的房门被推开了。我心里一惊，躺着一动不敢动。我并不是害怕，那肯定是妈妈的脚步声，我在梦里也听得出来。我只是觉得很奇怪，从我上初中以后，妈妈就极少半夜到我床边来了，有时候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都能听到她阵阵鼾声，妈妈太劳累了。

现在，她没有打鼾，而是轻手轻脚地来到我的床边，先把我脸上的被子拉下来。然后，我感觉她的手在我的脖子上掖了几下，又顺着我的身体摸索下去，一下就抓住了露在外面的脚。她并没有很快地将脚塞进被子里，而是用手轻轻抚摸着。她的手十分粗糙，就像枯树皮，硌到我的痒神经，我直想笑。幸好她及时松手，我才

把胀到喉头的笑生生咽了下去。

我以为她会转身离开，刚把眼睛睁开一条缝，却见她打开了书桌上的台灯。书桌上摆着我白天未完成的画，她竟拿起来，细细地端详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她从不关心我的画，每次我让她看，她都说：“我又不不懂，看啥呀？还是让你们老师看吧。”

她现在却那样仔细地盯着我的画，好像能从中间找出什么秘密。她奇怪的举动不由得让我想起那个神秘的电话——会是谁打来的呢？

三、新来的美术老师

每周一早上都要举行升旗仪式。我一看时间不早了,就赶紧跑。学校离家不算远,穿过一条街,横过一条马路就到了。我在横过马路的时候,不小心差点撞到一辆小车上。小车刹住了,车窗降下来,从里面伸出一张很漂亮的中年妇女的脸。

我以为她会骂我,谁知她竟笑着说:“过马路要小心!”

我紧张地后退两步,不停地点头。

“别害怕,上车,我带你一步。”

我坚决地摇摇头。她就向我挥手再见,一阵风似的开走了。

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校,同学们正三五成群地往校门里涌。

升旗结束之后,照例是校长训话。校长姓黄,叫什么我不知道,个子瘦高,戴一副大得与脸面不相称的眼镜,一激动,眼镜就往下掉。所以,每次训话,他都要不停地扶眼镜。

我对训话没兴趣,心不在焉地到处瞄着,突然,看见办公大楼的走廊上站着一个人,披肩的长发,灰白色的风衣——对,就是她。

她饶有兴趣地望着操场,当然,她不可能认出我来,操场上有一千多人。所有的老师都集中到操场上,走廊上只剩下她一个人,她到底是什么人呢?她怎么会到这里来呢?

我正在发呆,操场突然松动起来,同学们潮水般涌向教室。肖晓走到我身边,顺着我的目光望去,说:“哇,好靓哦!我猜她就是我们新来的美术老师。”

“美的你,人家说不定是来办事的。”

“你敢和我打赌吗?刮鼻子,十下。”

“去去,你那塌鼻子,再刮就没救了。”我推了她一把,快步向教室走去。

肖晓简直就是个预言家,第四节上课铃刚响过,一袭灰白的风衣飘进教室,正是她。

肖晓兴奋得直捶我的大腿,连说:“怎么样怎么样?”

“我可没和你赌捶腿,快住手!”我小声制止了

她。

老师用一支红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“苏凤仪”三个字,龙飞凤舞,很有气势,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。她转过身来,微笑着说:“我叫苏凤仪,从今天起,我带你们的美术课,请大家多多帮助!”

奇怪,从来没有哪位老师说让学生帮助的,她说话的语气真像个日本人,或者韩国人,反正不是正常的中国人。我想起肖晓昨晚打电话告诉过我,老师是从法国归来,难怪呢!

苏老师开始点名,点名并没有什么奇怪的,很多老师上课第一件事就是点名。可苏老师在点名的时候,闹了一点笑话。她在点我的名字时,我像其他同学一样站起来答“到”,又坐下。可我刚坐下,她又喊:“童叶。”我不得不站起来,用更大的嗓门儿答“到”,我相信隔壁教室的人都能听清楚了。可是,我刚坐下,她又第三次叫我的名字。我有些不知所措,站起来不作声了,不解地望着她。她也直直地盯着我,好像还要让我答“到”。

全班同学哄堂大笑,肖晓在下面低声对我说:“磁带卡住了。”

苏老师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不对,很自然地问:“噢,你就是童叶呀,我们早上就认识了,对不对?”

有同学高喊:“怎么回事?说来听听。”

“不告诉你们,这是我们的秘密。”苏老师说着,向我眨了一下眼睛,很孩子气。然后,接着点名。

我心里甜滋滋的,刚坐下,老师开始讲课,她居然说没什么好讲的,先拿出纸笔,画出自己最好的作品。

我想了想,就凭印象画了一张妈妈的画像,完成之后,我仔细地端详着,还挺满意的。粗粗的眉毛,小小的眼睛,塌鼻子,翻嘴唇,同学们都说她很丑,有的甚至还说这么丑的妈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儿。可我觉得她很亲切,全世界,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张脸。

我正望着自己的画入神,苏老师走到我身边,扶着我的肩,说:“真好,你妈妈比实际年龄要显老一些。”

我吃惊地侧脸望着她,问:“你怎么知道她是我



妈？”

几名同学凑过来看我的画，肖晓在一边嚷：“这就是你妈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”

苏老师笑了一下，示意大家都过来，然后拿起我的画，说：“绘画不是画事物本身，而是画我们自己的心灵。你们看，这是一张并不漂亮的脸，但给我们的感觉是那样亲切，充满了依赖。这是一位女儿对母亲的情愫，是爱的启示。她问我怎么知道这是她妈妈，现在大家都明白为什么了吧？”

老师用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，我的心美滋滋的，脸热乎乎的，垂着眼皮不敢看她。但我知道她一定在对我微笑……

很快就下课了，班级吵成了菜市场，我飞也似的跑出教室，快到校门口时，我回头望了一眼。苏老师手

里抱着一摞画，正向办公大楼走去，风衣轻轻飘起来，长发一荡一荡，真是迷人极了。

四、我爱卡通

我一路小跑，回到家里，叮叮当当，在厨房里忙活起来。菜是妈妈头天晚上洗好的，我直接下锅炒就行了。

在炒青豆的时候，一不注意，一滴油溅到了脸上，火辣辣地疼。我连忙跑到水龙头前，用冷水洗了洗脸，又转身到灶台前。这回我小心了，胳膊伸得老长，脸侧向一边，果然躲过了好几次袭击。

妈妈的水果摊虽不顺路，但也不算远，多绕一步路就到了。我到的时候，她正在忙着给一位顾客称苹果。我就站在一边等她，她边收钱，边转头对我说：“放地上呀，总拎着不累吗？”

我没听她的，地上脏兮兮的，就一直等她忙完，才递给她。她显然饿极了，端着就虎吃起来。

旁边的摊主是一位老奶奶，她对妈妈说：“你真有福气呀，这么漂亮的女儿，成绩又好，又勤快，现在打灯笼都难找呀。我家的孙女，上也初中，每天吃饭还要人劝呢……”

妈妈不停地点头，嘴里塞满了饭菜，脸上笑开了花。

我小声说：“妈，你吃慢点，会得胃病的。”

妈妈咽下口里的饭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：“你站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去上学？”

老奶奶还在不停地说着什么，我瞅了她一眼，她就笑着摆摆手，说：“好，我不说了，她是有话要对你说呢。”说着，她就走到另一头去了。

我妈就是这么钝，还不如一位老奶奶。我确实憋着一肚子话，又不知从哪说起，想了想，就说：“我们换了一个美术老师，叫苏凤仪，很老气的名字，不过，她是从法国回来的呢。”

妈妈的脸埋在碗里，一边不停地吃着，一边发出嗯的声音。她总是这样，不太在乎我说话，但我就是想给她听。

我停了一下，盯着她从碗里露出的前额，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早上，我差点撞到她车上。”

“哪有人撞车的道理,是不是她撞到你了?”妈妈突然紧张起来。我费了很半天的嘴皮子才说清是怎么回事,妈妈放慢了吃饭速度,最后抓起一个橘子塞到我手里,她知道我馋水果,也就没推辞。

我刚准备走,妈妈突然又拉住我,问:“你的脸怎么啦?”

“不小心烫的。”

她一边埋怨我,一边抓起一块橘子皮,准备擦我的脸。我知道她又要用那种土办法疗伤了,我才不要呢,弄得满脸橘子味,多没面子。我一把推开她,转身跑开了。

她就站在那里,一动不动地目送我走过街拐角。一走过街角,我连忙回过身,贴着墙偷偷向回望。妈妈正从地上捡起碗,继续吃,她一点也不嫌脏。我心里却很难过,我的妈妈为什么不能像苏老师那样,有个体面的工作呢?

我一进教室,肖晓已经坐到座位上了,我突然想起昨晚那个神秘的电话,就小声讲给她听。末了,我说:“我觉得这个电话肯定有问题。”

她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,突然一拍我的大腿,说:“呀,恭喜你!”

“神经,你拍疼我了。”

“我才不是神经呢,我告诉你,凭我的经验,这是你爸爸打来的电话。”说完,她神秘地看着我。

“真的?其实我也这么想过,可我妈为什么要瞒着我呢?”

“至于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情仇,谁也说不清楚。看来,这个问题还很复杂呢。不过,有一点可以肯定,你爸和你妈还是有联系的,只要你妈肯帮忙,你就一定能找到你爸。”

她越说越兴奋,我也有点热血沸腾,只可惜上课了,我们不得不刹车。

今天我该值日,放学之后,我把黑板擦干净,等同学们都走完了,我才锁上教室门,背着书包往外走。刚走出校门,就见一辆小车滑过来,停在我旁边。苏老师从驾驶室里伸出头说:“童叶,我带你兜兜风去。”

“为什么?”我一紧张,竟问了句傻话,其实我心

里是非常愿意的,我喜欢她那张漂亮而充满笑意的脸。

“想交个朋友,不行吗?”她又亲切地招了两下手,示意我上车。

我没再犹豫,绕到另一侧,和她并肩坐着。

“系上安全带。”

“什么?”我还是第一次坐这种小车,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

她整个身体倾过来,从座位底下拉出一个宽带,把我绕在座位上。她在做这些的时候,长发差点盖住了我的脸,我闻到了一阵很香的味道。我像个傻瓜似的,脸涨得通红,坐着一动不敢动。

她冲我笑了一下,说:“别紧张,上了一天的学,应该放松一下才对。”

我勉强笑了一下,算是回答。

车开动了,很轻,风从耳边划过,路边的人流从眼前晃过,都是那么柔和那么流畅。渐渐地,我发现车已经到郊区了,公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的绿地,还有东一座西一座的别墅,样子都很漂亮。

我很兴奋,也很好奇,但我没问什么,这是我的习惯,从不在陌生人面前乱问问题。

车在一座别墅前面停下,苏老师帮我解开安全带,说:“到了。”就先下了车。

我拎着书包跟出去,被眼前的景色迷呆了。别墅是红顶白墙,就像童话里的建筑。门前是一块小院,一条青石板路穿过它,在小路两旁开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……

我正看得入迷,就见她已经开了门,在向我招手。我连忙小跑过去,跨进屋里一看,简直惊呆了,室内豪华得就像宫殿,还有一个螺旋形的楼梯通到楼上,乳白色的扶手精致而高雅。客厅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巨大的油画,其中有一幅正是《蒙娜丽莎》。我忍不住走过去仔细地观看着,很显然,这是模仿之作,作者画技相当高超,几乎可以乱真,遗憾的是有一个败笔,嘴角的笑意似乎多了一点。

苏老师在我身边站了片刻,轻轻地问:“喜欢这幅画吗?”

我点点头,说:“只可惜笑得有点夸张。”

“噢?”老师瞪大眼睛,看看我,又看看画,“说说看。”

“其实蒙娜丽莎的微笑并不神秘,在我看来,就是一位母亲的性格,宽容、慈爱、内敛,还带一点点专横。在这幅画里,宽容和慈爱都表现得很好,可是,内敛和专横被忽略了。”

她愣了一下,然后拍了两下巴掌,说:“精彩,简直是旷世高论。不过,我还是不明白,你为什么要说母性有一点点专横呢?”

“因为我妈就是这样的,每天都想让我按她的意思做事,但我违抗之后,她也就是发发火,埋怨两句,就过去了。”

老师突然笑了起来,说:“好,我们不谈这幅画了,到楼上去,我给你看另一种东西。”说完,她就噔噔地快步上楼。

我意犹未尽,多看了一眼油画,她就在楼上冲我招手,说:“快点,我数一二三,你不上来,就没机会了。”然后,她就开始拖长声音数数。

我知道她在逗我,但还是快步向楼上冲去。我做梦也没想到,就在楼梯的尽头,有一扇门正在为我开启,它把我一下带进了一个全新的绘画世界。

苏老师数到三的时候,我正好冲进她的房间。她正捧着一本画册等着我,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格琪的卡通画册。在青少年宫绘画班,老师经常会提起这个名字,而且还展示过几幅卡通,确实与众不同。画面十分精美,线条清晰流畅,最吸引人的是夸张变形总能出人意料。

我接过画册,轻轻叫了一声:“格琪,我喜欢!”

“你认识?”



我摇摇头,说:“绘画班的老师经常说起。”我边说边兴奋地翻着画册,动感的画面简直让人两眼放光。

苏老师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我,过了一会儿,突然问:“你的脸怎么了?”

“油烫的。”我没在意,甚至没抬头,画册太吸引人了。

她咚咚地出去,又咚咚地进来,不一会儿,她的手指伸到我脸上。我吓得往旁边闪了一下,一抬头,看见她手里正拿着一瓶红花油,眼里竟充满了泪水。

“别动,抹一下,就会好些。疼吗?”她的声音有点涩。她的手指是温热的,红花油是冰凉的,我能清楚地感觉到。

我就听话地让她抹着,一边安慰她:“这没什么,我妈手上一一年四季都裂口子,她从来不叫疼。”

抹完红花油,她冲我笑了笑,说:“你很心疼你妈?”

我点点头,说:“可是我从没告诉过她,我总是说她啰唆烦人。她一定以为我讨厌她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她一边拧着瓶盖,一边说,“女儿的心思母亲最懂。”

“你也有女儿吗?”

没有回答。我再抬头,才发现她已经拿着瓶子出去了。我就把目光收到画册上,继续欣赏那精美奇妙的格琪卡通。

不知什么时候,她又坐到我身边,问:“你在哪里学画?”

“青少年宫。”我顺口答道,仍专心地看着画册。

“是单独辅导吗?”

“不,一个班二十多个人。”

“那可不行。”

“什么?”我抬起头,不解地望着她。

“我是说,你想学卡通吗?就像这样的。”她指着我手中的画册。

我使劲点点头,那一刻,我眼睛里一定放射了不寻常的光彩。

“到我这里来学,怎么样?”她试探着问。

我想了想,又坚决地摇摇头。

“噢,是这样的,我一个人住这里,你看,这么大的房子,我想,有一个人作伴,感觉会好些。”她说话犹犹豫豫的,像是在求我帮助她,说完,她站起身来,不安地踱了几步,然后,她用期盼的眼神望着我。

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,她不知道我有多么希望能跟她学画卡通。但是,我有难处,妈妈每天卖水果,收入并不高,能供我在青少年宫的学费已经很吃力了。而要一对一的家教,收费肯定很高。我吞吞吐吐地说:“我,我妈没那么多钱。”

她突然哈哈大笑,眼泪都出来了,她还一边抹着眼角一边不停地笑。我被她笑得窘极了,脸红一阵白一阵,最后,我实在无法忍受,扔下画册就往外跑。我一口气冲下楼梯,可大门是反锁上的,我怎么也打不开。

她从后面追上来,停止了笑,说:“我是高兴,别介意,是我请你来的,我不会要你一分钱,懂吗?”

她这么一说,我又觉得很难为情了,连忙看了看手表,说:“时间不早了,我该回去了。我得和我妈商量一下,她答应,我就来。”

“好吧,我送你。”她一伸手,门啪的一声就开了。

一路无话,车很快又进了市区,我一直望着窗外,

天已经黑了,我看见家里的窗口透出了灯光,妈妈回家了。

我下了车,苏老师也跟出来,我指给她看我家,并邀请她一起吃晚饭。

她抬头望了望,说:“改天吧,今天还有点儿事。”

她刚准备转身走,我叫住她,说:“我还是不明白,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?”

“想听真话吗?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因为我发现你很有绘画的天赋。”她笑着耸了耸肩。我猜不出她说的是不是真话,正准备转身上楼,她又叫住了我。我停住脚步,问:“还有事吗?”

“能让我抱你一下吗?”

我没有想到她会提这种要求,僵硬地站在原地。她走上来,轻轻抱住了我。我浑身的血液凝固了,心跳瞬间停止。她温热的脸轻轻靠着我的脖颈,一头长发搭到我脸上,我能清楚地闻到发丝间迷人的香气。我闭上眼睛,鼻翼收拢,想做个深呼吸留住那种气息。可就在这时,香气消失了。我睁开眼睛,看着她转身上车,冲我挥了挥手,我恍惚地看见了一个B.M.W的车徽。

五、谁也挡不住

进门的时候,妈妈已经把饭菜端到桌上了,见我回来,就开始盛饭了。我看了看表,才六点半,往常这个时候,她才回家呢。

我一边放书包,一边问:“这么早呀?”

“没生意做,当然早点收摊了。我没嫌你晚,你倒嫌我早了。”

我回头看了看旁边的水果箱,已经空出好几个了,就说:“已经卖出好几箱了,还说没生意。”

“怎么,嫌我卖多了?卖不出去,你喝西北风啊?”她把饭碗往桌上一顿,指了指厨房,“手洗一下,乌龟爪子似的。”

我吐了吐舌头,进去洗完手,一出来,见妈妈不在桌边。我正准备端饭碗,她从房里出来,喊:“先别吃,把脸上的伤抹一下。”说着,她递给我一盒烫伤膏。

包装是全新的，我心疼地说：“很贵吧？买它干啥？”

“管它多贵，买了你就用。”

“让你买创可贴，你又忘了吧？你看你的手。”

她下意识地把手往回缩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这孩子，今天哪来这么多话？叫你抹就快抹呀！”

“我已经抹过了，不信你看。”我打开包装，拉过她的手，说，“这药也能治裂口，我给你抹一下。”

“你看，你，你……”

她还想往回缩，我却死死拉住不放，小心翼翼地给她的伤口涂抹。平时没太在意，现在仔细端详，不觉心惊肉跳，有几道伤口又深又长，里面的肉都翻出来了。

“妈，买双手套吧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我的眼泪就涌

了出来。

“你看你，我这命贱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来，吃饭，快凉了。”

妈妈吃饭的速度特别快，就算用两根木棒给我帮忙，我也赶不上她。放下碗筷，她就准备去盘点她的水果，把好的放一块儿，坏的挑出来。每天都这样，没完没了。我今天没放她走，叫她坐一会儿。她就坐在对面，看着我吃。

我鼓了半天勇气，才说：“妈，我想学卡通画。”

“我也不懂，你想学，就转个班嘛。”

“不是在青少年宫，我们新来的美术老师说要单独教我。她家住在郊外的别墅，可漂亮了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我发现妈妈的脸色不对，越来越难看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这可不行，绝对不行！”她看起来很紧张，腾地一下站起来，一把抓起碗筷，顿了一下，又放下碗筷，用手敲了两下桌子，“学得好好的，为什么又要变呢？”

不用猜，她一定又在为钱发愁。我故意慢慢吃了一口菜，才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钱，对不对？”

“没错，你妈就这样一个俗人，你要记住，咱们家不能和别人比，一分钱得掰成两半用。”

“可是，苏老师说不收钱。”

她愣了一下，马上又说：“那也不行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！”

“不为什么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咱们不需要同情！你赶紧吃饭，吃完饭洗碗。”说完，她就气呼呼地过去搬弄水果去了。

还剩小半碗饭，我没心思再吃，就把碗筷收进了厨房。洗碗的时候，我忍不住抽泣起来。为了不让妈妈听见，我故意把水放得很大，哗哗的水声淹没了我的哭声，却淹不住我的心痛，我的心中一片茫然。

水龙头一关，整个世界又浮出水面，清晰起来。我正准备放碗，一转身，妈妈竟然站在门口。



我把碗放进柜子,又转身抹灶台,没有理她。

“有许多事情你还不明白,”她清了清嗓子,“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”

我不明白她的意思,难道就为那病态的自尊吗?我把背正对着她。

她没有介意,接着说:“你不是说过,愿意为我做一切事情吗?这次就听我一句,就算我求你!”

我浑身一震,她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?她求我?这可是从没有过的事。我慢慢转过身,门口却已空空如也。

第二天放学之后,我一边慢吞吞地收拾书包,一边把心里的苦恼告诉肖晓。她听了不屑地挥挥手,说:“你怎么死脑筋呀?休息天你不是到青少年宫学画吗?就用这段时间,你妈能察觉吗?”

“那倒是,整个星期天她都不会管我,可是……”

“收招吧,乖乖女,人生很多事情都需要用策略,何况这是善意的欺骗。”她总是有那么多道理。

我摆摆手,说:“我总觉得她对我太好了,有点不正常,我心里害怕……”

“说不定她就是个同性恋,谁让你长相秀色可餐呢?”

“去你的,我说正经的。”我推了她一把,差点把她推到座位下面去了。

她扶住桌子,坐稳,一脸神秘地说:“这个问题很好解决,带上我,保你万无一失。”

正合我意,但我还是有些担心,说:“可是,我还没有和苏老师商量呢,她万一不同意收你,怎么办?”

“木头,这事千万不能和她商量,到时候我们一起去,她就没辙了。”

我想了想,也没有更好的办法,就只好按她说的办。

星期天早上,肖晓和我站在苏老师家门口的時候,苏老师吃惊得张大嘴巴。我连忙解释说:“肖晓一直和我一起学画,她是我最好的朋友,她也喜欢卡通,所以……”

“欢迎,欢迎!”苏老师说着,就领我们进屋。

六、瞒着妈妈学画

之后的每个星期天,我都瞒着妈妈到苏老师家去。市区正好有一趟专线车直达,我和肖晓就挤那趟

车,总是一开始很多人,快到终点站时,就空得要命。每次一到苏老师家,我们就直接进入状态,先跟着苏老师画,然后再自由发挥。苏老师的卡通画得非常棒,简直可以和格琪的相比美。

我们自己画的时候,苏老师通常是在旁边坐着,有时会走到我身边,指点一下,甚至握住我的手,教我怎么过渡线条。她手指修长,轻轻捏住我的手一摆,线条果然就不一样。我专注地体味着那种感觉,会呆呆地望着她的手出神。而她也会一边忙于讲解技巧,手一直捏着我不放。

肖晓完全是另一种状态,用她自己的话说,她不是来学画画的,而是来当保镖的。所以,她画画有点不求上进,一边描,一边看我这边。如果她看见老师捏着我的手不放,她就会故意咳嗽两声,伸手对我说:“对不起,借橡皮用一下。”这时,我要腾出手来拿橡皮,老师就不得不把手松开。橡皮到手之后,肖晓会偷偷冲我挤一下眼。我知道她的意思,脸不由得红涨起来。

回家的路上,肖晓总会对我说:“苏老师确实有同性恋倾向。”我嘴里反驳她,心里也有点糊涂了。苏老师对我和肖晓确实大不一样,苏老师很少主动去接触肖晓,即使指点画,也是站在一边,用语言传达意思。而每次课,苏老师几乎都要手把手地教我画,有时,我感觉很好,不用她教,她就会伸手抚摸我的头发,轻声夸我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一直觉得她温柔、活跃而没有脾气。可是我错了,一次为画一张母亲形象,她大动肝火。

她要我画一个表面丑陋内心慈爱的母亲。不知怎么的,我一画就画成了一个漂亮的母亲。几次不成,她一把抓起我的画纸撕得粉碎,吼道:“你的母亲哪里去了?难道你把她忘了吗?她不是很丑吗?”

“不准你说她!”我也失去了控制,怒视着她,“我妈不丑,我从来就没觉得她丑!”

“好,就凭你的印象画吧。”

“我不画了,画谁不行?”我一把扔下笔,笔杆儿骨碌碌在桌面上滚动的声音,在这栋华美别墅的空气里,仿佛凝固了其余的一切。(未完待续)

(黄春华,儿童文学作家,现居武汉)插图:小蟹